

## 毛主席語錄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藉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学习和时局》

## 我为什么参加紅色造反团

毛远新

我是军工六〇級的畢業学员，在連队当兵半年后，经过自己申请，上級批准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回来和同志们一起革命，一起造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也造自己思想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毒的反，造个人私心杂念的反。

九月初回到学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参加了不少活动，对文化革命有了初步理解，是造反团的小将们教育了我，鞭策了我，也是八八团部分同志从另一方面教育了我，开始认识到思想里有许多错误，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在这里交给大家，请同志们进一步批评和帮助。

我是怀着青年人朝气蓬勃的雄心壮志，怀着对人民解放军深厚的感情踏进军工大院的。我是干部子弟，年年学习成绩优良，有一定工作能力，思想认识水平也“较高”，一直担任班长、党小组长，評三好、五好、优秀党员从来没有拉下过我；领导上，同志们夸奖我，頌揚我，吹捧我，似乎很不错了。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些东西也害了我，是学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深地毒害了我，同时又利用我去执行过错误路线，害了别的同志。刘居英、戴其尊等人利用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驕傲自满情緒，投我所好，拚命吹捧我，给我灌輸了大量毒素，而又使我不察觉，使我这个学员干部学会了一套错误路线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从而讓我不自觉地讓其利用，抬高他们，压制别人，成了反动路线的牺牲品。

对过去，不应该否定一切，我六年来，在主席思想的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主流还是好的，辛辛苦苦为群众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同志也做过大量正确的好的思想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得到同志们的信任。自我思想改造也有不少进展，虽然步子小些，但还是前进的。这是主席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爭夺青年的斗争，因为长期处于在这个大染缸里，中毒不少，可以三七开吧。

几年来我确实为领导整过不少人的黑材料，抓住别人的毛病，偷偷向支部汇报，有时先定了框框再有选择地收集某人的材料；平时不开正当的批评自我批评，到了运动就抓小鬼，新帳老帳一起算。特别是六四年反不良倾向运动，整过班里几个人，甚至组织过班里斗争会斗争过“不听招呼”的党员；在党小组会上伙同上級干部竟把某人定为反党性质。同时又利用那些“好同学”监视“差的”，收集“差的同学”的情况。对那些“爱发牢骚，调皮捣蛋”的同学，有机会总想把他们整老实不可。

等等做法，确实以为自己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负责任，体现了自己是党的驯服工具。现在我认识到了，除了那些正当的群众思想工作和正确的组织汇报外，这种“工作能力”是个什么货色。

这一套东西是从那里来的呢？其一，学院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其二，个人私心杂念在作怪。我确实对党组织一片忠心，拚命想为党多做些工作，对这套做法毫不怀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执行上級东西就是要不折不扣，无论对错，都能从“对”的角度来理解，即使上級错了，那是上級的责任，我忠实执行了，问心无愧。宁可政治路线上犯

了，“自己解放自己”战斗团出现了，尽管他们有些不合实际的想法，但人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即造反团不要老想改造人家，要把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到主要地位上来，否则你以这样的思想水平，根本不可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但有人就听不入耳，把人家臭骂一通。这样下去造反团就要僵化了，要停滞不前了。造反就可能转向其反面保守了，我是深有教训的。这就是当前团内出现右倾保守思想的根子，决不是什么“政策策略讲多了”，什么“攻八八团太少了”等等。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全团性的思想工作，主要原因不是什么总团某负责人的右倾保守。有人把自己的思想认为无可指责，大反别人右倾，但一到斗争的关键却怕得要死，千方百计保自己团，比如对苏晓光、对三十多个受迫害的工人，都反映了这种情绪，而当局势稍稳，又利用什么“首都造反派”的代表把造反团、潘复生吹捧一番，吹得某些人心里热呼呼的，接着就要把矛头指向八八团一个革命群众团体。

造反团的同志们，目前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只凭“造反有理”一股劲猛冲是不够的，现在要造反到底，又要掌握稳政策，既要猛打猛冲，又要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如果再不加强团内主席思想的学习、政策的学习，团内思想水平已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可是为什么运动前期的造反团骨干学员从北京从外地回来后都大讲政策策略，讲艰苦的思想工作，而开始的落后一步的干部和教员却大反“右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这些学员呢，是学员右倾了，还是你们又落后一步了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一句话，我们多数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为主的思想，如果再不进行艰苦的自我思想改造，破“私”立“公”，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是缺乏韧性的；在组织上就会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搞孤家寡人政策，单兵独马的策略，搞个人风头，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特别提醒团内中毒较深的同志，这样下去，彻底进行革命的重担造反团是担不起的。

学院里还有相当一批干部，至今还忧虑重重，有的满腹怨气，有的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不敢有鲜明观点，美其名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请问这些我过去的老首长，老教员们，我们过去做的错事，八八团前期跌的交子，不正是你们直接精心栽培的结果吗？不正是你们言传身教教出来的吗？运动前期不是你们最积极的执行错误路线吗？当前造反团不给你们算帐，把矛头指向党委，已经够宽厚的了。还有什么气出不来呢？我说责任主要在李范五、刘居英，你们就没有一点错误吗？上推党委、下推八八团，你们就清白了吗？为什么毛主席讲了几十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你们听不进去，可省委、院党委的指示却接受那么快，执行那么得力呢？这不说明你们对上面的东西具有选择性吗？符合自己利益的接受，不符合的选掉。正是那些指示和你们脑子里的“私”字共鸣，你们才如此合拍的。

我们的家长，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先烈、革命先辈，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你们培养，难道他们希望你们用自己满脑子的错误思想，把这些青年培养成复辟旧社会的工具吗？捫心自问，这是多大的罪恶啊！正是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也挽救了你们，你们还有什么权力怨天怨地呢？还是放下臭架子到群众中来吧，狠触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和我们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吧！只要你们能深刻检查错误，能够彻底揭发批判院党委，广大群众会热烈欢迎你们的。你们不少人过去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很多人至今还留着伤疤，你们不少人兢兢业业为党做过很多工作，为什么现在都怕得要死，陷在“私”字里跳不出来了。赶快行动吧，否则革命群众将决定对你们的取舍。

以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向同志们交了心，有道理的请同志们思考，错误的希望大家批判，我过去没有学好主席思想，特别愿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和同志们一起学好用好，同时也建议同志们到社会上去和工农群众一起学好用好主席思想，只要我们思想提高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批判才能批倒、批透，文化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红色造反》战斗队印

苏州市纺织工人革命委员会翻印

1967.1.11

# 毛远新同志在辽联赴京代表团座談会上的讲话紀要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

(根据记录整理,未經本人审阅)

你们在北京的代表还在等,等中央的态度,我不理解。你们还等什么?等着看宋任穷是能被挽救,还是不能被挽救?有人提出宋任穷的问题,让我交个底。这个底,讲的那三条意见,已经完全交给你们了,可能你们还没有认真去考虑,去研究。现在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还等什么?等中央的态度?或者可以挽救,或者不可以挽救,对整个形势还有什么影响呢?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中央表态还能起什么大的作用呢?我还没有看到。比如说,可以挽救又怎么样?不可以挽救又怎么样?我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卡了壳。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嘛!就算是不可挽救的,辽联还是革命群众组织;就算是可挽救的,也不能说辽革站是保守组织。不明白你们等的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我看是否还是个定性的问题,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或者定不了性,是可以挽救,还是不可以挽救,我看问题不在这。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许多东西不是取决于打倒不打倒。宋的检查,第一还是先找辽联谈的嘛!你们也提出“要等我们做工作,然后再跟他们两派谈。”为什么要先找你们谈?你们包袱重嘛!你们提出拖一天也同意了。这是什么意思?目的是使辽联的同志争取主动,决不因这个问题犯了错误,就考虑别的东西。先与你们谈的目的,是让你们争取主动,先走一步。现在你们考虑一下,这个主动争取过来没有?没有争取过来是个什么原因?过去包袱背的重,与宋的关系密切,要与辽联分开,还是没有分开。你们等,还是与他挂在一块,你们能不能和他脱开?

可是,我理解你们还是把一些命运寄托在宋的身上,是不是这样?不然为什么等呢?你们今天谈的就是看中央对他如何处理。最近,我注意看了各方面的材料:沈阳反映的,记者反映的,军区反映的,调查组反映的,从你们谈的,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好象还有什么摆不开似的。当然主观上没有联在一起,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没有联系,我指的是不是在后面指挥。因为你们过去讲来是革命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那个底子还不改变,就是挽救他,不是打倒他。当然要看他自己,看他能不能痛痛快快地向中央交代,看他能不能同刘邓司令部划清界限。中央对他的检查怎么决定,我还不知道。如果因为我说了挽救他的这个话,给你们背上了包袱,你们自己处理好了。我讲的意思是挽救他。当然还取决于他自己,群众还需要帮助他。对宋的问题,八三一说了一个小时,辽革站揭发批判了四个多小时,干部搞了两个半天,两个通宵,揭发批判很激烈。到底对宋怎么定论,与辽联有什么解不开的?为什么还要等中央的态度?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现在我还看不出来,对他本人怎么结论,对运动的大是大非会有什么影响。

(有人讲:能否按宋的检查来说明沈阳的是非?)

我觉得你们等在什么地方,你说清楚了。等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关心的是中央是否同意他的说法。等的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你们就说:这个问题好不好?

(有人讲到二、三月逆流的问题)

决不允许给二月逆流翻案。二月逆流是谁搞的?决不是解放军搞的,是走资派搞的。当然军队有军队的责任,决不能因为宋的检查把军队的责任取消了。如:“三彻底”、“肃流毒”,军队同意了嘛!执行了嘛!但是性质与走资派完全不同,一个是认识问题,另一个完全是捣鬼,走资派是完完全全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是共产党跟国民党阶级斗争的继续。二月逆流是走资派搞的。谭震林是叛徒,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五次叛变。马明方是军统特务。他们都是国民党的人。事实不是都讲了吗?不许为二月逆流翻案。在沈阳又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呢?是否一翻案,宋又对了?马、顾、喻又对了?闹了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搞的二月逆流?最近北京不是有人传吗?二月逆流在沈阳是谁搞的?不是走资派、特务、叛徒搞的,还能是谁搞的呢?反过来说,如果把这些人保进来,那才是为二月逆流翻案,那才是复辟。如果宋不做这个检讨,还是站在那一边,进去,那不也是复辟嘛!现在能否挽救了他,要看他自己。从他的检查,从你们和辽革站、八三一以及干部的揭发来看,他所干的一系列事情,我觉得这些材料是够了,我觉得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我不怀疑。如果这些人钻进革委会,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沈阳军区搞的二月逆流?不是宋任穷和马、顾、喻这些人搞的二月逆流?如果说解放军搞的,这才是真正颠倒是非,才叫为二月逆流翻案。刚才有的同志不是讲,北京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好象有什么新的想法。那么二月逆流是谁搞的?就是马、顾、喻这帮人搞的嘛!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解放军是我们最相信的。颠倒了这个就不行!当然不是说军队没有错误。如果你划不清界限,搞颠倒了,就会敌我不分,就会犯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二月逆流不仅表现在镇压反派上,还有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前段的果实,匆匆忙忙地把文化大革命压下去。如果去年辽宁革委会成立了,宋任穷担任主任委员,当然,当时他不一定能取得辽宁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喻屏说不定就能塞进去,喻屏到辽联去干什么?辽联不是开始也不同意他进去吗?后来也塞进去了。喻屏当了主任,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复辟。

你们反击二月逆流,把矛头搞错了,后来认识了就是了嘛。而且喻屏在里面搞

了很多鬼。现在看问题要从本质上去考虑,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来考虑。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和蒋家王朝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斗争中是干什么的?阶级敌人是干什么的?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看这个大是大非。至于哪个组织受压,哪个组织受宠,那不是根本问题,要分清敌人和朋友。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打倒了,国内还出来另外一个司令部。

前几天中央首长接见浙江代表团也讲了,刘少奇五次叛变,他早已是蒋介石的人了嘛!马明方是军统特务,就是蒋介石的人嘛!分清敌友,是毛选第一卷第一页的第一句话,要抓住这个根本的问题。

至于广大群众不管是处于哪一种状态,都是革命群众。如刚才讲的,有的受压,有的没受压,都是二月逆流的受害者。一种是受利用,一种是受压。暴发户也好,破落户也好,受压的也好,被利用的也好。中央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还扯这个干什么?如果国民党代表人物上台,管你辽联、辽革站、八三一都好不了。搞清二月逆流,不要证明你的组织多么困难,你的组织多么舒服。要考考什么人搞的,劲不往哪儿使,往哪儿使?!

阶级斗争最关键的不在于哪个组织怎么样,而在于搞清敌人。当然,如果那个组织有坏人要揪出来,敌人是谁?就是走资派马、顾、喻。如果宋不彻底交待,也包括他在内。当然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他。三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很好理解,不管怎么样,要搞革命大联合,劲往这儿使。集中力量打走资派马、顾、喻,揭发批判宋的问题。

一月夺权是什么性质?我相信辽宁广大革命群众会作出正确结论。革命造反派怎么样,敌人搞什么鬼,将来下结论。经过“斗私,批修”。可以做到。但是跑不出敌人,还是马、顾、喻。对夺权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暂时不下结论。其他工作可以不可以做?机关不管怎么夺权,将来成立省革委会,那是不算数的;基层也不管怎么夺的,也是几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至于历史怎么评价的问题,那是可以解决的。你们提到的具体问题,我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大是大非、两条路线的问题,要搞清楚,如解散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武斗,这个挑起、那个挑起,我不大清楚,但大是大非、两条路线这个根本问题,是清楚的。军队的性质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宋任穷和马、顾、喻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三点意见”就是大是大非,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拨军民关系,让群众打得一锅粥,他们在旁边躲起来了,挑动武斗的根子就是这些人,是走资派,叛徒、特务。什么东塔机场事件,“八·一〇”事件等。以后会搞清楚,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三点意见”影响很坏,恶毒透顶,使群众之间对立,对军区气很大。“三点意见”七月四日收回,但造成的恶果一直流传到现在。对待军队还是这个样子,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要搞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说来说去,不外乎这个组织对的多一些,那个组织错的多一些。不管对一些错一些,将来有一条不变,就是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搞革命大联合。

干部结合不结合,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办事,要分析整个历史,在“三点意见”上站错了队,他错了明白了,改过来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在“三点意见”上站对的,还要看他整个历史。争这个是非有无必要,根本问题不是这个东西,现在争,将来搞清楚了,回头一看,大家都都要哑然失笑了。就那么回事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等什么呢?你们等什么呢?就是等宋的检查中文化大革命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是非问题,怎么看法。依我看,从他的检查材料来看,他已经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了。他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是一般关系,不然能去通风报信吗?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恶毒咒骂毛主席,直到今年二月,宋还没有揭发。同样一块在邓小平下边工作的同志,陈司令员也是嘛!还有谢富治同志,一直在和邓小平吵,就是在揭发宋的问题之前。在揭发问题之前还在吵。还有同志中央一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就立即把他的底都揭发出来了。为什么宋直到现在才拿出这么一点东西?说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不冤枉,他心里有鬼,他有这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段不用说,也够清楚了。他不用写沈阳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中央对沈阳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已经清楚了。宋是什么人?加上下边一带抬轿子的人,马、顾、喻不用讲就知道了,他们在沈阳能搞出什么好东西?是非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

沈阳军区怎么样?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已做了高姿态检查。但沈阳军区是中央信任的,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们有了错误就改,当然改的是不是彻底了,但总是改了。

我说,历史不是由宋任穷来评价,而是用毛泽东思想、由群众来评价。我认为他检查中后一部分根本就用不着写,对于他们所干的事情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会有什么好的地方。当然,每个事件他起多大作用,群众起来可以揭发,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是非问题是不是清楚了。先明确了马、顾、喻,现在宋也出来了,这个是非是清楚的。所以你们等中央的结论,没有多大必要。

有些人覺得宋的檢查過份了，反而把是非搞混了。我怎麼也不能理解。有的同志是認識不清楚，也可能有壞人在挑動，故意攪亂，故意這麼說，是非是清楚的嗎，怎麼混了呢！淮海戰役是我們同國民黨打仗，這是基本的大是大非，是我們消滅了國民黨，而具體怎麼打的，這個部隊功大，那個部隊功小，傷亡多大，我不知道，但是共產黨消滅了國民黨嗎！有些具體事實未寫出來，內幕交代不清楚，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兩條路線鬥爭，站在那一邊，馬、關、贛和宋站在劉鄩一邊，沈陽軍區站在那一邊？這很清楚了嗎！考慮具體問題，考慮自己組織問題多了，沒從大是大非着眼，沒從國內戰爭繼續來考慮，彎子就不好轉了。如果宋任勞是什麼人不能下結論，那就好多是非就不好定了，宋的問題清楚了，大是大非就清楚了。至于是小非几派聯合起來，能搞清楚。

這一段江青有的同志轉過來，有些同志未轉過來，有各種各樣原因，看來有包袱，看來你們沒有爭取主動，時機錯過，還等什麼呀！不要把自己組織與宋扯在一起，在他身上寄托什麼？要分開，你們首先要揭發批判，自己不編如何能主動？告訴你們，首先要自己起來搞，原來我以為你們能理解我講的那個意思，就是讓你們先起來徹底揭發批判宋的問題。但是，有的人不但不揭還有點遮遮掩掩的。人家在那邊變，個別地方不符合事實，那有一點不差，主流是對的。人家在揭發批判，江青也在揭發批判，徹底決裂，只有這樣才能爭取主動。說實在的，有些事情，江青比其他兩個組織了解得更清楚，有什麼就揭嗎！結果等了二十幾天，還不如那兩派意志高。

有的同志講，干勁打倒算了，這是不負責任態度。你們揭發批判給中央反映，由中央定性認為可以打倒，就打倒，可以挽救就挽救，打倒算了的情緒不對頭。這一段我們對江革站、八三一作了很多工作，對他們約束的很嚴，目的就是希望江青自己起來干，三大派聯合起來揭發批判宋和馬關贛，在這個鬥爭中，促進革命大聯合。几大派都是革命戰友，要聯合起來干這個事，這樣思想基礎就牢固了。當然，現在各組織，是不是有過頭的話，你們講了好多例子，主要矛盾在你們這邊，讓你們爭取主動，你們不起來干，結果是越等越被動，能怪人家在干中說了几句話？聽說你們只有部分機關發了問題，但總是沒動起來，還在等，等什麼呀！我很注意看你們江青的動態，你們果然是在等。究竟等什麼？就是宋不倒，你們還能保對一点点？就是宋打倒啦，你們還是革命群眾組織嘛！你們具體怎麼做，我不好說，相信江青廣大革命群眾。

還有一個關於幹部問題，說對過去支持過江青的幹部，人人過關，壓力很大，他們的問題要分析一下看看，在對宋的問題上，他們比其他人中毒深一些，有必要搞清楚。最近看到白潛揭發一些問題，態度比較好，開始起來劃清界限，希望江青支持他們，不要讓他們背包袱太重。其他幹部也說過了一些話，你們開始鬥爭當權派時，沒有說過過頭的話嗎？但堅決不因跟了宋任勞，支持了“三點意見”就怎麼樣，主要認識到是錯了，能改正，能揭發就好。這些幹部也有責任幫助江青卸下來這個包袱。過去關係比較熟悉，跟宋跑的挺遠，也起了一些損害江青的作用。如果他們包庇宋任勞，反過來是害了江青，過去宋就是這樣干的。如果宋任勞和馬關贛搞了什麼東西，現在還不告訴你們，過两个月明明錯了還沒有告訴你們，那你們才後悔呢！要求他們出來揭發問題，是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宋的檢查絕無挑動江青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意思。

還有的提要抓壞頭，這個問題，我個人考慮，江青革命群眾最先起來造反，運動初期打開了沈陽文化大革命的局勢，后一段上了宋任勞的當，犯了一些錯誤，有的錯誤也相當嚴重。有些頭頭或者認識不清，或者自覺不自覺地同他們有一些聯

系，反正自己拿出來，揭發出來有什麼關係，個別幾個頭頭，揭發出來劃清界限就是了。大家知道這一段的一些錯誤，有些頭頭也承擔一部分責任，現在認識到了，叫什麼壞頭頭？如果知道錯了，反而堅持，那才叫壞頭頭。人家講壞頭頭，不是壞頭頭怕什麼？沒有關係。那麼老的幹部犯錯誤，還那樣對待，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有什麼了不起的。列寧講：“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可以原諒”。從正反面教育青年，喝口水、啃啃泥，有什麼了不起的。

過去是非不清，受了騙，上了當，現在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就能立新功，都是老造反派嗎！一九六六年運動開始，打開沈陽文化大革命的局勢，立下很大功勞，以后喝了几口水，有什麼了不起的，用不着擔心，三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決不因為這些事情而改變。

每個組織都混有壞人，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聽說你們給宋黎羅案，宋任勞是支持的，江青里也有一些人是支持的吧？怎麼能跟這些人關係搞的那么好，當然這是認識問題，是否也有壞人呢？宋任勞能收攏這些人，這叫招降納叛，這個問題要考慮。當然，不是說站在江青方面就是壞人了，有些人表面是好心，實際上跟壞人一樣。江青這個很好的造反派組織，被他們給坑了，他們拿着支持造反派的誘餌，你們上了當，除了这几個人，還有別人用誘餌支持你們的，腦子裏要有这根弦。宋和馬關贛可以這麼做，別人也可以這麼做，他們不支持倒好，一支持倒把江青坑了。當然不是說江革站、八三一的組織里，沒有壞人、壞干部啦，完全可能有，但應當抓大的，不應當用小的干我們，不要舉棋不定。只看到江革站、八三一有些什麼問題，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或者個別人還想把蓋子捂住，矛盾是客觀存在，早晚要爆發，越捂越被動。

有人說了，你們看到宋在黑龍江亮相后，才保他的。中央對宋的態度和你們保他是兩回事，根本不一樣。中央對他的問題很清楚，他跟那些人的關係，中央掌握材料最全，連他到鄧小平家去几次都很清楚。對這些人中央都有專案組，為什麼中央保他，就是看他能否挽救、启发他自覺，總理就单独找他談過。但是，作了这么多工作，他還不自覺，無動于衷，你們連他的錯誤也保了，如“三點意見”，過去在東北所犯的一系列錯誤，也往好的方面去講，我看了你們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我們為什麼保宋任勞”，都是評功擺好，你們認為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錯的也往好的理解，因此，對他恨不起来，彎子轉不過來。問題不在這里，宋還沒檢查同劉鄩關係之前，江革站、八三一就根據揭發材料把他定為走資派了，並不是看了他的這個檢討，你們還要再看揭發出來的東西，他干的那些壞事到底是好的是壞的。過去還有一條支持造反派，實際上是抗害造反派，你們也認為這是对的，這是罪過！有很多問題要翻過來認識。如果你們再恨不起来，再不揭發批判，這就成問題啦。一句話，沒有什麼再等的啦，越等越被動，還是下定決心，組織群眾，發動群眾來幫助他。中央對宋是有效的，當然，還沒有最後定下來，是通過還是通不過，你們越等越被動，江青是江青、是革命群眾組織，宋任勞是宋任勞，是劉鄩司令部的人。我們讓他回來，回不回來，看他自己。我們要抓大方向，是揭、批宋的大方向，還是等宋檢查是大方向？還是集中力量揭批宋的問題，這是當前的大方向。

大家在共同的鬥爭中聯合起來，敵人是清楚的，走資派是馬、關、贛，宋揭發批判看。江革站、八三一革命戰友，要共同揭發批判，宋任勞打倒不倒倒，我們都得走聯合起來共同鬥爭這一條路。希望你們下定決心，把等的思想去掉，勇敢戰鬥往前走，不要有其他方面想法，越怕越有鬼，實際上沒有鬼，鬼是人怕出來的。

我講的這些是我個人的意見，提供大家考慮，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 江青同志昨天接見江苏代表团的一段讲话

目前，从敌人方面来的干扰，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是主导。但是，极左和形“左”实右就没有表现了吗？什么叫二月逆流？从前年冬天到去年二月份，蹦出来的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谭震林，这样的干将之一，把斗争的锋芒针对毛

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企图打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角，企图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形“左”实右一脉相通。

# 在北京接见辽革站赴京代表团时 毛远新同志的讲话

时 间：三月四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至六时十五分

地 点：西苑放社二号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军区李伯秋同志、黄参谋、总理联络员、军委宣传队同志也在座。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你们在沈阳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向你们学习。特别是胡风英同志，我应该向你学习。听大家讲，感到很痛快，大家谈得很直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抓住了辽沈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症结，我听了很受教育。

前一段，在十二月底，黑龙江问题处理完后，中央叫我和沈阳军区一块解决辽宁问题，刚刚介入，没做什么工作，不了解情况。但有个感觉，觉得辽宁缺点什么东西没解决似的，没看清楚。各派虽然也搞了大联合，但心里总觉得有点别扭，在什么地方呢？部分群众有包袱，思想不痛快，有的有气，气在肚子里。干部的精神状态也不怎么样，有的有气不好说，有的想检讨又认识不清是非，有的干部想站起来，自己别扭，群众也别扭。到底怎么回事呢？这种状态怎么建立革命委员会，确实有问题，回去建立革命委员会，显然是稀里糊涂。黑龙江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干部、群众、军队一个劲，心情舒畅。现在辽宁还不是一个劲，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卡着。实际上，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以后，大是大非各有各的看法，搞不清，没有一个一致的观点、看法。黑龙江就明确，红色造反派、八八团，潘、李；界限分明，是非清楚。辽宁的大是大非没有初步的结论，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还没有解决，群众心里还别个劲，干部往哪检查，检查后站在哪一边搞不清。站在辽联对呢？还是站在辽革站对，搞不清。这个疙瘩怎么解开呢？是卡在哪里呢？就是卡在宋任穷同志身上，对这个同志怎么看，有各种各样看法，八三一和你们做了大量调查，辽联对这个问题一直是那么个调子。中央让宋任穷同志到黑龙江去亮相，大会小会常常出头露面，到底怎么对他评价不清，他所做的一切事是非不清，这是必然会有各种看法的，有的看得很严重，也有的说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怎么样摆都有。这如何解释呢？明明不太好，还说他有好的动机、好的作用。这个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对宋任穷、对辽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是完全清楚的。

吉林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明后天就要开大会。华北山河一片红了。东北黑龙江、吉林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卡在你们这块了。辽宁一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是北国全都红了。这个问题一定解决清楚，大家放心，中央绝不会稀里糊涂的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决不会这样做，那样不就把辽宁革委会给坑了吗！即使成立了，那样就会出现更多的炮轰派，比黑龙江还要凶。大家放心，绝不会稀里糊涂，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第一次接见吉林推迟了，在会上讲了宋的检讨没拿出来，估计你们比我了解得更清楚，推迟的是吉林，震动的是辽宁，辽宁的问题中央把底交给大家了，辽宁的问题要继续进一步去深入的解决。这一次接见吉林，宋任穷没露面，大家都考虑，大家可以放心，中央要彻底解决，大家放

心，中央绝不会搞搞两可，稀里糊涂的，怎么解决中央有一整套部署。第一步是宋任穷检查。第一次检查中央一个字不写，就考虑第二个检查。通过宋任穷这个新的检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辽宁问题的解决推进一步。有几个好处：

- 1、挽救干部。挽救宋任穷，挽救其他干部。
- 2、群众疙瘩解开了，心情舒畅，不仅从组织上联合，而且从思想上可以联合了，有基础，就不可搞三心二意，同床异梦。这次这个检查，他自己认识以后，先拿到群众里。宋任穷最近就要到辽革站（指辽革站在京代表团）来照本宣读，你们再帮助他分析认识上去。大家听听，是不是还有疙瘩，听完后，是不是有部分大是大非可以澄清。看中央怎么安排，如果中央同意，最近一两天可以拿宋和大家见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象大家听的那几条，你们是分析到点上去了，但是你们要预防几件事：

- 1、不管他检查怎么说的。辽宁三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谁把谁吃掉，对三大派也不会重新评论，三大革命群众组织要搞大联合，这是中央既定方案，不要趁火打劫，不要攻击人家，不要拆墙脚。这个话你们一定要考虑，不会变的，是有原则的，否则你们辽革站要犯大错误。现在是促进大联合，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是谁吃掉谁，不是把谁定为保守组织。对宋不是现在才知道，中央对他是很清楚的，体现了中央的一贯政策，希望辽革站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跌跟头。

- 2、宋任穷同志的检查，中央也不是最后定下来，中央也不写批语，先拿出来征求群众的意见，这个做法大家要好好体会。你们要考虑，为什么第一步要让宋任穷检查，为什么采取这个办法，如果中央对宋任穷的态度是打倒，抛出来也就算了嘛，让你们打吧。其实中央是不会这样解决的，这样既伤害了干部，也伤害了群众，同时也会推迟沈阳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央通过叫宋任穷同志检查的目的是挽救他，不是打倒，尽管他犯了严重错误，还是挽救，不是打倒。通过检讨，使他和刘、邓、陶、贺、王（任重）、马、关、喻划清界限，不是让他倒下去，而是让他站起来。听了检讨，有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帮助这一条不能变，听了以后，还要打倒，要犯大错误，要挽救他站出来，这是中央的精神。至于他当不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我还没听到这个消息。

- 3、对干部，确实有一批干部跟他跑了，有的对“三点意见”拼命说好的，中央不是以“三点意见”为标准，区别造反与保守。他们那时是那样，现在你们也不能用这个去区分，支持“三点意见”是保守派，反对“三点意见”是造反派，他不能这么区分。你们几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干部也不能以这个来区分，也不能用这个来区分闹军和反军。

(下转第4页)



## 毛远新同志在辽革站赴京代表团 揭发批判宋任穷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时 间:** 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十五时十五分至十九时三十分  
**参加人:** 陈锡联、李伯秋、杨奔、凌少农同志、总理联络员、中央军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沈阳军区、辽宁军区在京的一些同志。

我说两句。今天大家提的很好，很痛快，很尖锐。同志们真是下决心帮助宋任穷同志从泥坑里爬出来，确实下了这个功夫。希望同志们进一步准备。今天是个机会，以后还有机会，今后要考虑进一步帮助。大家有很多话要说，正像有的同志说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看十天十夜也可能还说不完。希望大家继续做这个工作，希望宋任穷同志从泥坑里爬出来。

挽救一个干部，群众帮助是一个方面，主要看自己自觉不自觉，大家使劲你不出来那没办法。宋任穷同志不要扭扭捏捏，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了，想稀里糊涂滑过去，群众是通不过的。今天不看得很清楚吗？这仅是部分群众代表，回到沈阳那群众的话就更多了，就看你自己了，你要能和刘邓司令部一刀两断，群众还是欢迎的。今天同志们语重心长地挽救你，虽然批评得很尖锐，但确实是为了挽救，把你看成是犯错误的同志对待，还管你叫同志嘛！希望宋任穷同志能考虑一下，这是最后一个机会，要老老实实地向党向群众老实交代，脱胎换骨。

真正挽救，要靠两个方面：一方面靠群众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揭发批判，给你动手术；另一方面靠你自己情愿，自己不情愿，大家白使劲。动手术是痛苦的，你这个手术是很大的嘛！比你当第一书记发号施令要难受得多，痛快痛快，不痛不快，痛才能快。现在感觉难受不交代，以后比这更难受。

希望宋任穷同志向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和广大群众进一步做交代，现在很明显，辽革站过去是受你压的，他们看到这么多问题，受你骗、上你当的群众，都在觉悟，他们（辽联），不比他们（辽革站）知道的少。正像那位同志讲的，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希望你认真考虑。就说这两点。

沈阳日报联委会《曙光在前》翻印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

(请张贴、转抄、广播、翻印)

## 毛远新同志在沈阳三派革命群众 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 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二十二时

地点: 北京西苑旅社

我看我说一点, 时间不早了。中央(68)14号文件不变, 军队有错误要改正, 但军队的错误和宋马顾喻的问题性质根本不同。“八·三一”的小报讲了这点。不要把这个问题搞混了。我讲三个问题:

### 一、关于二月逆流问题:

大家提出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现在我们说, 这里有什么内幕不清楚的, 将来三派联合起来是都可以搞清楚的, 但是肯定一条, 当时革命群众组织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 不能否定这个东西, 总体是这样, 具体的那个单位怎么样, 有无走资派参与, 那个有, 那个没有, 联合起来可以搞清楚。总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的。但因为条件不成熟, 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 阶级阵线没分明, 群众没实现革命大联合, 就不能像黑龙江夺得那么痛快。一月革命风暴革命小将的行动不能否定, 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宋、马、顾、喻他们确实伸进了黑手, 利用一些群众组织, 企图建立在他们控制下的辽宁革命委员会, 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两方面都应看到, 决不能因为有前一条, 否定后边一条, 也决不能因为有后边一条否定前边一条。正像毛主席说的, 要一分为二。

二月逆流在沈阳有没有? 现在三派, 包括军队都承认在沈阳有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什么, 中央首长讲的很清楚, 我就不重复了。二月逆流我看有那么几方面: 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打乱人民解放军的阵脚; 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总的就是一条, 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沈阳二月逆流是谁搞的? 就是宋、马、顾、喻一帮人, 还有个别给他们抬轿子的, 根子在宋、马、顾、喻。我们要明确, 这次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 就是要打击这一伙人, 不要把劲使到别的地方。因为军队有错误, 有的错误是严重的, 宋、马、顾、喻把责任推给军区。我们一是不能把二月逆流加到军区身上, 一是不能把二月逆流加到群众身上。三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一到北京来中央就定了, 这么长时间了, 每个革命群众组织, 都有自己独特的长处, 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在运动中喝过些水, 但我们不能揪住这些错误不放, 而把敌人放走了。如有些组织, 运动初期不理解, 起来造反晚一些,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迟一些; 有一些在二月逆流中受打受压, 有的上当了; 有一些对宋、马、顾、喻坚决打, 有一些受蒙蔽, 上了当, 一段时间保过他们; 有一些在去年七、八月上了坏人的当, 揪军内一小撮, 上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当, 还有杨成武, 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他们一小撮人搞的鬼。关锋是直接联系东北的, 要到东北去, 后来中央文革发现他有问



态，不能说他们过去全错了，是半鬼半神，当然我也不能保证八三一都是对的，是不是八三一都是对的，这我不知道，要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有缺点、有错误，不能否认成绩。我自己体会，沈阳有右倾翻案，包括两个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如张俊元同志讲的是宋任穷的问题。

干部站队问题，还是林副主席讲的好。林副主席讲：“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这种山头主义，反对杨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但另一方面要注意两点：一点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杨成武，而变成反杨成武底下的一切的人、认识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和拥护他的人，这种一起工作、认识、拥护，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由个人选择的。并且他是打着总参党委的招牌，打着毛主席的招牌，人家也不容易认识他这种个人主义的野心，是很容易蒙蔽人的。所以，我们继续相信那些参加革命、过去在他底下工作过的所有的同志。除非是把这个问题已经讲清楚啦，还同他划清界线，还同他走，只有这种人，我们不能信任。经过打了招呼之后能摆脱和他的关系，站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到毛主席司令部来，这种人嘛！我们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们的。所以，我们是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打击这些同他共过事和拥护他的人。而要观察他今后是不是还在思想上不能接受中央的决定，还拥护他，这种人，我们就不能信任。”林副主席的话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我们反对宋、马、顾、喻这一小撮人，不等于说过去同他们一块工作的人都错了。我记得一开始就讲了，决不能拿“三点意见”做为衡量干部的标准，“三点意见”是一个重要的考

三、你们说还有些东西等宋任穷交待，我说死了这条心吧！我看他交待不出多少东西来了，从他最后这次检查来看，说明他不想彻底交待问题了，你们三派不是都要求面对批斗宋任穷嘛？（答：是。）明天就来，希望你们辽宁三派代表，代表辽宁、沈阳群众，代表全东北人民把宋任穷批倒批臭，明天就叫他来。（众：鼓掌，呼口号）担负起这个任务，把他斗倒斗臭，能不能做到啊？（答：能！鼓掌，呼口号）他的中央根本不管了，根本不理它了，把它交给你们了！（众：高呼口号）

明天批斗宋任穷，三派都要组织好，只要注意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的责

斗宋任穷，要促进三派革命大联合，促进革命三结合。辽宁在四月份成立革命委

尽量走在前边。

题，他就未去成。在这一段，有的揪军内一小撮，甚至搞军事情报，做了违反党纪国法的活动，上了王、关、戚一小撮人的当，也有嘛！这次林副主席的讲话，大家都听了吧？

（答：听了。）林副主席讲：“如果照他的这一套，我们就要把宪法宪章，把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韩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可以被挤掉。”这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杨成武参予了，把这些人拿掉，就把他的“代”字就拿掉了，所以，林副主席讲：“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做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而是把他打倒的做法。”我觉得林副主席的话，基本把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说清楚了。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这一小撮人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在广州揪黄永胜，在福建揪韩先楚，在南京揪许世友，在山东揪杨得志，在东北揪陈司令员。在这个问题上有一部分群众，没看清他们的面目，上了他们的当。革命群众组织，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中央讲了，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搞革命大联合，我们要真正把中央精神理解，不要在群众之间甩锅，你攻我，我攻你，你说我反军派，我说你老保翻天。但是，个别负责人知道黑手是怎么伸进来的，坏事怎么干的，应当出来主动揭发。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希望大家认真的考虑一下。不要在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批判宋任穷中打横炮，互相攻击。姜英杰、王传家同志讲了，各派都要高姿态的作自我批评，自己有错误自己讲，不要互相攻击。

林副主席讲了：“这正如批判了、撤消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决不等于说，二月逆流这批人可以翻天的。”二月逆流是从右的方面，王、关、戚是从“左”的方面，形“左”实右，根子是一个，还有一伙，还有后台，就是为刘邓翻案的人，王、关、戚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人。只不过是表现的一个从“左”的方面，一个从右的方面。在东北，是宋、马、顾、喻，这些人和他们是一码事，就是为刘、邓翻案的。二、三月，从右的方面想把文化大革命压下去，七、八月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他们也都是干的。有些群众组织过去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认识清楚就行了，要明辨谁是敌人，要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二、大是大非问题，清楚不清楚？我觉得在辽宁两条路斗争的大是大非基本上清楚了，所以现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基本上成熟了。但在目前确实有右倾翻案风，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宋、马、顾、喻这伙人是不是彻底认识了，彻底划清了界线，他们在东北控制这么多年，宋任穷直到今年二月才暴露了他的庐山真面目，就没有人为他翻案啊？大有人在。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当前反击右倾思潮，就是彻底地向宋任穷这伙人开火，这是在东北的总根子，不把这一伙人、他们搞的一整套错误的东西彻底批倒批臭，将来他们早晚是要翻案的，当前主要危险是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些人，借批宋把自己的错误否定，具体单位这个倾向也是有的，我们要有这个警惕性。决不是因为说六七年犯了错误，六六年前搞革命小将的功勋就抹煞了，要注意这个问题。但，当前最主要的还是前一条。如辽联同志在屁股上坐了宋任穷的当，但对前段不能否定，在具体单位有不少老造反派，要做具体分析，要客观，实事求是，不能僵化笼统的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如八三一同志，在军队问题上搞过火了一

# 毛远新同志、陈锡联司令员、李伯秋主任 在接見辽宁三大派赴京代表团會議上講話紀要

(根据记录整理、未經本人审閱)

时间：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下午二时四十分——二十二时

地点：西苑旅社服务楼第三會議室

参加会议的还有，军委宣传队、总理联络员、凌少农同志以及沈阳、辽宁军区在京的負責同志。

毛远新同志讲：我看我说一点，时间不早了，我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二月逆流問題。大家提出了一月風暴、二月逆流，还有不清楚的地方，现在我们說，这里有什么内幕不清楚的，将来三派联合起来，总可以清楚的，但是肯定一条，凡是革命群众組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响应上海、黑龙江一月革命風暴，向走資派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否定这个东西，总的就是这样，具体那个单位怎么样，有无走資派参与，那个有那个没有，联合起来可以搞清楚，总的一月革命風暴夺权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但，因为条件不成熟，除斗争盖子没揭开，阶级陣綫没有分明，群众没有实现大联合，就不能像黑龙江夺的那样痛快。一月革命風暴，革命小将的行动不能给否定，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宋、馬、關、喻的确伸了黑手，利用一些群众組織，建立他們控制辽宁的革命委员会，实现資本主义复辟，这两方面都应当看到，决不能因为有一条否定后边一条，也决不能因为后边一条否定前边一条，像毛主席說的要一分为二，二月逆流在沈阳有没有，现在三派都承认在沈阳有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什么，中央首长讲的很清楚，我就不重复了。二月逆流我看有那么几方面，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打乱人民解放军的陣角，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一条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沈阳二月逆流是谁搞的？就是宋、馬、關、喻一小撮人，还有个别给他抬轎的，根子在宋、馬、關、喻，我們要明确，这次反对二月逆流翻案，就是要打击这一伙人，不要把劲使到别的地方，因为军队有錯誤，有的錯誤是严重的。宋、馬、關、喻，把責任推給军区，我們一定不能把二月逆流加到军区身上，一定不能加到群众身上。三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組織，到北京来中央就定了，这么长时间了，每个革命群众組織都有自己的独特长处，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錯誤，喝过些水，但我們不能揪住这些錯誤不放，而把敌人放走。有些組織，运动初期不理解，起来造反一些，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認識迟一些，有一些在二月逆流中，受打受压，有的上当了，有一些对宋、馬、關、喻坚决打，有一些受蒙蔽上当了，一段时间保护他們，有一些在去年七、八月，上了坏人的当。揪軍內一小撮，上了王力、关鋒、戚本禹的当，还有楊成武，揪軍內一小撮就是楊成武搞的鬼，关鋒是直接联系东北的，要到东北去，后来主席发现他有問題，他就沒去成。在这一段有的揪軍內一小撮，甚至搞軍事情报，作了违反党纪国法的活动，上了王、关、戚一小撮人的当，也有嘛！这次林副主席的讲话，大家都听了吧，如果照他的这一套，那么我們就要把宪法拿掉，把副官治拿掉，把許世友拿掉，把韓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同地位的人黃永胜、陈錫联、楊得志都会被排挤，这就是揪軍內一小撮，楊成武参与了。把这些人拿掉，就把他的“代”字拿掉了，所以林副主席讲，不能采取他的作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的，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們只有采取不打击别人，而把他打倒的做法。我觉得林副主席的話，基本把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說清楚了。王力、关鋒、戚本禹、楊成武这一小撮人，掀起揪軍內一小撮，在广州揪黃永胜，在福建揪韓先楚，在南京揪許世友，在山东揪楊得志，在东北搞陈錫联。在这个問題上有一部分群众，沒看清他的面目，上了他的当，革命群众組織，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犯了这样那样的錯誤，但中央讲了，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組織，要搞革命大联合，我們要真正把中央精神理解，不要在群众之間用劲，你攻我，我攻你，你说我反軍派，我说你老保翻天，但是，个别負責入知道黑手是怎样伸进来的，坏事怎么干的，应当出来主动揭发，所以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組織。希望大家认真地考虑一下，不要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或批判宋任穷时打棍子，互相攻击，各派都要高姿态，多做自我批评，自己有錯誤，自己讲，不要互相攻击，林副主席讲了，批判了。撤消王力、关鋒、戚本禹，决不等于說，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二月逆流是从右的方面，王关戚是从“左”的方面，那“左”实右根子是一个——譚震林，还有一伙，还有一个台，就是为刘邓翻案的人，王、关、戚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人，只不过是表現的一个从“左”的方面，一个从右的方面。在东北是宋、馬、關、喻，这些人和他們是一碼事，就是为刘邓翻案的，二、三月从右的方面，想把文化大革命压下去，七八月煽

动軍內一小撮，他們也都干了，有些群众組織，过去犯了这样那样的錯誤，只要認識清楚就行了，要明確敌人，要把矛头指向走資派，指向敌人。

第二方面，大事大非問題，清楚不清楚，我就得在辽宁，两条路綫斗争的大是大非，基本上清楚了，所以现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基本成熟了，但在目前确实有右傾翻案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宋、馬、關、喻这伙人，是不是彻底認識了，彻底划清了界限，他們在东北控制了这么多年，宋任穷直到今年二月才暴露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有没有人为他翻案呢？大有人在，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当前反击右傾思潮，就是彻底地向宋任穷这伙人开火！就是在东北总根子。不把他們这一伙彻底批倒、批臭，将来迟早迟早要翻案的。当前主要危险是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人，借批宋任穷把自己錯誤否定，具体单位这个傾向也是有的，我們要有个警惕性，絕不是因为說六七年犯了錯誤，六六年前段革命小将的功勳就都抹杀了，要注意这个問題，如，辽联的同志在后段上了宋任穷的当，但对前段，不能否定，在具体单位有不少是老造反派，要做具体分析，要客观、要实事求是，不能僵化，僵硬的看問題，要一分为二，如八三一的同志，在军队的問題上搞过火了一些，不能說他們完全錯了，我也不能保証八三一都对，是不是八三一都是对的？这我不知道，具体单位，要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有錯誤，有缺点，不能否认成績，我自己体会，沈阳有右傾翻案，包括两个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如张×同志讲的，是由于宋任穷的問題。干部站队問題 还是林副主席讲的好，林副主席讲，我們一方面要反对山头主义，反对楊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但另一方面要注意两点，第一点要注意，不要以为反对楊成武，就反对楊成武底下的一切人，認識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拥护他的人，一起工作，認識、拥护，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是由个人选择的，并且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毛主席的招牌，人家不容易認識他，这种人，这种个人主义的野心，是很容易蒙蔽人的，我們继续相信那些参加革命，过去在他底下工作过的所有的同志，除非是把問題已經讲清楚了，还不同他划清界限，还跟他走，只有这种人，我們不能信任，經過打了招呼之后，能摆同他的关系，站到毛澤东思想的旗帜下，站到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們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們，所以我們不能因为这个問題而打击这些同他共过事或拥护过他的人，而又观察他，今后是不是在思想上，还不能接收中央的決定，还拥护他，那种人就不能信任，林副主席讲的話，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貫干部政策。宋、馬、關、喻这一小撮人，我們反对，不等于說过去同他們一块工作的人都錯了，我记得，我一开始就讲了，絕不能拿三点意見作为衡量干部的标准，三点意見是个重要的考驗，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对于干部还要按毛主席干部政策来衡量，但支持三点意見，起碼表現得对宋任穷信任程度深一些，那就像林副主席讲的，彻底同他們划清界限，彻底揭发。如果打了招呼，仍不划清界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們不信任了。

第三、你們說还有些东西等宋任穷交待，我說死了这条心吧！我看他交待不出多少东西来了，从他最后这次检查来看，說明他不想彻底交待問題了，你們三派不是都要求面对面的批斗宋任穷嗎？明天就来，希望你们辽宁三派代表，代表辽宁、沈阳革命群众，代表东北人民，把宋任穷批倒，批臭！明天就叫他来，你們担負起这个責任和任务，把他斗倒，斗臭！能不能做到啊？（众：能！）他的检查中央根本不看了，根本不理他了，把他交给你們了。（众：高呼打倒宋任穷！）

（当談到四月六日八三一斗喻的时候让喻辟說，辽兵是不是保守組織，喻辟說是保守組織，結果八三一一人就热烈鼓掌表示贊成。）毛远新同志讲，你們这是又上了走資派的当了。喻辟搞三点意見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这次又把辽兵定成保守組織，你們还为他鼓掌，你們是为誰鼓掌呢！

沈阳日报联委会《曙光在前》編印

## 陈锡联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要提出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只讲几点意见，同志们对沈阳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其中联系到军队“三支”“两军”工作中型的错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人民子弟兵，要把军队当成人民子弟兵来看，有那样那样的错误，同志们要象家里兄弟一样帮助他，要保护他。我们还要进一步到群众中听取意见，我们那些错误改正不够，认识不够的，要进一步地认识和改正。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军队按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路线执行的。对这场斗争也不是完全理解了，我们要从行动中进一步来理解，坚决贯彻执行，我就是表示这个态度。

今天在座的无论军队的同志，群众代表和干部，都要有放请观念，要提高革命警惕。伯达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的五个回合，以后还会有，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警惕敌人的破坏，辽宁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是这个时候，越要防止敌人破坏。但是必须明确，革命群众爱护军队给我们提意见，同敌人破坏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我有点建议，我们一方面同宋任穷面对面斗争，斗倒斗臭，搞得天翻地覆，另一方面讨论干部问题，我们三派不要再谈什么协议，要把已经达成的协议向家里打个招呼。如：九九协议、补充协议、大联合协议，家里都要好好抓紧贯彻执行，要彻底收缴武器，再不要武斗了。在三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完全消除之前，有些武器不收掉，就可能引起武斗。

要警惕敌人可能破坏生产，我们辽宁地区工业在全国是第一，要提高警惕，开大会，家里要留人，人都走光了，敌人会搞破坏，大家都同意明天就开始批斗宋任穷，原来本想酝酿一段，大家都同意明天批斗，就明天干，这样就能促进革命大批斗，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加速了辽宁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有的说咱辽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社论是全国河山一片红，我们要很好的努力。毛泽东同志说，明天批斗，三派也要做好，你们责任很重啊！你们不是成立沈联指了吗？八三一现在才这么几个人，尽量让代表都回来，通过批斗宋任穷，促进三派大联合，辽宁可在四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尽量赶在前面。

李伯伙同志说：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和陈锡联同志的讲话。

## 坚决打倒宋任穷的战斗口号

一、誓死保卫毛主席！

二、誓死保卫林副统帅！

三、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五、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六、坚决打倒刘、邓、陶！

七、坚决打倒彭、罗、陆、杨！

八、坚决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九、坚决打倒关锋、王力、戚本禹！斩断黑手！

十、宋任穷一贯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十一、宋任穷卖国辱国、里通外国罪该万死！

十二、宋任穷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十三、宋任穷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该万死！

十四、宋任穷猖狂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十五、宋任穷炮制反革命“三点意见”罪该万死！

十六、宋任穷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浏阳革命史》罪该万死！

十七、宋任穷炮制“干部还乡访问纪实”罪该万死！

十八、宋任穷策划反革命“二次辽沈战役”罪该万死！

十九、宋任穷为彭、高、饒反党集团翻案罪该万死！

二十、宋任穷为巫、李、张翻案罪该万死！

二十一、宋任穷为王、杜、宋翻案罪该万死！

二十二、宋任穷为“二月逆流”翻案罪该万死！

二十三、坚决打倒顽固不化走资派宋任穷！

二十四、坚决打倒反革命黑线、大阴谋家宋任穷！

二十五、坚决打倒刘邓在东北地区头号代理人宋任穷！

二十六、坚决打倒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宋任穷！

二十七、坚决打倒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宋任穷！

二十八、坚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

二十九、坚决打倒东北地区反军逆流的黑后台宋任穷！

三十、坚决打倒歌、马、颉、黄、徐！

三十一、坚决批倒、斗臭宋任穷！迎接辽宁革委会的诞生！

三十二、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三十三、向英雄的沈阳部队、辽宁军区全体指战员学习！致敬！

三十四、坚决和英雄的沈阳部队、辽宁军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

一起！

三十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三十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三十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三十八、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三十九、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四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四十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

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陈锡联同志在沈阳三派革命群众组织 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 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二十三时

地点: 北京西苑旅社

我完全同意毛远新同志的讲话, 要提出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没有那么好讲的, 只讲几个意见。

一、大家对沈阳地区文化大革命看法, 其中联系到军队“三支”“两军”工作中犯的错误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子弟兵, 军队有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同志们要像家里弟兄一样帮助爱护他。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 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还要进一步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 听取批评, 还有那些错误认识不够、改正不好的, 要进一步的认识和改正。我们军队的同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对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也不是完全理解了, 完全认识了, 我们要从斗争中不断加深理解, 加深认识, 坚决贯彻执行, 并且虚心地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学习, 我就是表示这么个态度。

今天在座的同志, 不论军队同志、不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不论干部都要有一个敌情观念, 要提高革命警惕。伯达同志讲了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五个回合, 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 以后还会有回合的, 我们每向前走一步, 都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 击退敌人的进攻。辽宁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要提高警惕, 随时揭穿敌人阴谋诡计, 要看清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 必然要作垂死挣扎。但是我们必须明确, 革命群众从爱护军队出发给军队提意见, 同敌人攻击、破坏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二、我有个建议: 我们一面同宋任穷面对面斗争, 揭深揭透, 斗倒斗臭, 搞清大是大非问题; 一面要讨论站出来参加三结合的干部问题。我想, 三派在京不要再达成什么协议了, 要把已经达成的协议, 如九·九协议, 补充协议, 大联合协议等, 大家都抓紧贯彻执行。希望各派彻底收交武器, 再不要武斗了, 再不要武打了, 在三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除之前, 有些武器没收掉, 总有可能引起武斗的。

三、要警惕敌人破坏生产。我们辽宁地区工业在全国占很重要地位, 要提高警惕, 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生产, 破坏工厂。开大会时家里一定要留人护厂, 都走光了敌人会趁机搞破坏。

大家都同意明天就开始批斗宋任穷, 原来本想酝酿一段时间, 大家都要求明天批斗, 就明天干! 通过批斗宋任穷, 要促进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加速辽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有的同志怕辽宁成立革委会的社论是《全国河山一片红》落在后边, 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争取早日建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辽革站—辽报联委《进军号》战斗组翻印

# 毛远新同志的讲话

——四月八日在京沈阳三派代表批斗宋任穷会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批斗宋任穷到十号告一段落,从十号以后研究成立革委会的问题。沈阳当前反对右倾翻案风最根本的问题是批判宋任穷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沈阳、辽宁,而且关系到全东北,宋任穷在东北工作八年了,他不仅在沈阳、辽宁,而且在黑龙江省、吉林省,都有很深的影响。你们不仅代表沈阳、辽宁,而且代表黑龙江、吉林人民批判宋任穷,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对宋任穷,对他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掀起大批判的高潮,把他批倒批臭。当前的主要力量、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问题上,昨天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其他问题,那是次要的。最根本的是要彻底地把宋、马、顾、喻批倒批臭,还有你们提出的徐少甫,当然徐少甫中央没有点名,但群众已经提出来了,主要还是批判宋任穷。通过对宋任穷这一伙人的革命大批判,促进辽宁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这是当前的革命斗争大方向,如果把劲使到其他地方就会干扰斗争大方向。如不把宋任穷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的流毒,将来他早晚是要翻案的。昨天有的同志讲了,我们要搬掉他这块大的绊脚石,这对巩固革命大联合,实行革命三结合,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今天打倒宋任穷的大会我听了一部分发言,会是成功的,主要是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了,各派群众组织团结的气氛,军民关系的团结气氛,都较突出。对下一步怎么做,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从根本上,也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斗倒斗臭,不光是打下他的威风。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比较重了。明天、后天还开两天会,重点不要只放在揭发问题上,着重是对他的错误归纳、分析、上纲,要打到他的要害,打到他的疼处。你们过去写的文章有的水平很高。不仅要摆出问题,而且要归纳、分析、提高。要分几个重点问题进行批判,一次重点批判一两个问题,准备几个高质量的发言。如历史上,井冈山那段的问题,应很好分析批判,他虽然未写自首书,但是他跑了以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又来进攻井冈山,亏得红军打了个大胜仗,把他给俘虏了,假如我们打败了,那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参加国民党军队前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连的党代表,这同一般人就不一样。要把这个问题很好分析一下,点到根子上,要他出出汗,就是从政治上把他批深批臭,狠触他的灵魂。又如在历史上几次重大关键时刻,他都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也需要从政治思想上很好批判。还有他和邓小平的关系很深。最早包庇王任重这个特务的也是他。以前有人发现王任重有特务嫌疑的问题,那时王任重在他下面当宣传部长,宋包庇了他。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他叫女儿去保王任重不是偶然的。宋任穷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很仇恨的,一定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要强调文斗,不要武斗。今天打打他的威风是必要,以后不要用人揪着、扭着,站在那就行了。我们有毛泽东思想,完全能够斗倒斗臭他。要很好研究一下,有的放矢的

组织几个专题，组织几个高水平的发言。发言要简短，通过一个问题、一件事把他批深批透。

希望你们三派通过批判斗争宋任穷，真正溶洽在一块，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联合起来，不要想通过批判宋任穷想捞点什么。通过批判宋任穷，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你们如果往旁边使力量是错误的。

能不能组织干部讲一讲，中央对宋任穷等了这么长时间，一再想挽救他，可是他死不回头。通过分析这个问题，使干部认清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下定决心，彻底同宋任穷划清界限，真正检查自己的错误，站出来；一条是走宋任穷的道路，落个宋任穷的下场。中央对宋任穷的挽救确实做到了，等了他很长时间，给了他很多机会。去年毛主席接见，找三级党委、两级军区和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开会，三级党委、两级军区的会议开了四十多天，军区同志对他的错误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许多话都讲清楚了，但他不检查自己的错误。“三点意见”，中央要他以个人名义收回，就是叫他同马、顾、喻划清界限，但他还提出要以书记处的名义收回。中央首长说：你还提你那个书记处啊！去年十二月，他第一次检查也是一个机会，但他不深刻检查，结果中央未加批示，有人揭发他通过秘书告诉沈阳，说什么军区检查不好，中央不批过不去，宋的检查比军区的检查姿态高，不需要中央加批语，如果批了，怕辽联翘尾巴，抓陷害宋任穷的黑手，等等。今年二月二十日，中央首长对宋任穷进行了批评，江青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而忠于刘邓的问题。好多问题都给他点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个很不象样子的检查。我想，他如果是想改正错误，他应该到群众中去，说中央首长怎么批评了他，叫群众来帮助他认识改正错误，但是他根本不敢这样做。他甚至对军区领导干部也不敢讲，我问他有没有胆量去讲，他说有。我说有，现在就去，结果他又不敢去，后来去了有些内容还是没讲。他对他历史上的问题也避而不谈，我对他说井冈山那段历史问题，应向群众讲一下，他给我解释了三个钟头。中央挽救宋任穷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充分体现了毛主席一贯的干部政策。我们通过批判宋任穷如何顽固不化，可以教育干部走张体学的路，学习张体学的精神；不要走宋任穷的路，顽固不化。否则，就是自己走向死路一条。

沈报联委会《曙光在前》翻印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 宋任穷同志的第二次检查

时间：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二十点三十分

地点：北京西苑旅社

(根据记录整理)

傅益生同志：

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根据中央首长指示，宋任穷同志向江革站、八三一和领导干部做检查，请毛远新同志讲话。

毛远新同志：

别数落了，说两个意见。宋任穷同志的检查是自己写的初步检查，总理意见，先拿到群众中来，征求群众意见，不是最后定稿，要大家帮助分析批判，还有什么意见，大家批判帮助。不要当成文件看，主要是领会精神，主导思想是什么。不要去扣那一句话，把精神弄明白。过去开会要有教训，现在电子技术发达，分子数录音机，搞这个东西不利，主要是同意不同意，那些符合实际情况，那些有意见，还是提出批判、帮助，使他认识错误，划清界限。今天宋任穷同志拿这个征求意见，回去先研究一下，先不要急于表态。还有什么补充，通过联络员反映上来，今天会上不说了，他谈时不要打断、插话，就是听。

宋任穷同志检查

同志们，这个我是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沈阳军区党委、沈阳三大派、革命的干部做检查，同时要听取批判意见。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一直跟刘邓走，忠实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越陷越深，越走越远，直到不能自拔。

去年十二月七日，作了不能触及灵魂、很不像样子的检讨，二月二十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对我进行了极其严肃尖锐的批评，耐心诚恳的帮助，语重心长，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从万丈悬崖上把我拉了回来。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我的挽救，使我获得了新生，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心里激发出难以言状的心情，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极为关怀，广大革命群众做出了巨大努力，人民解放军做出了极大贡献。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辽沈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的罪过，受到很大损失。完全应该由我来承担，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来交待检讨罪过。

## 第一部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跟刘、邓、贺这些人，下边靠大叛徒、走资派马、顾、喻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始终执行一条镇压、利用群众保自己，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在长春开座谈会，得到邓三条黑指示：一不要开群众大会，可在本单位开小会；二不要上街；三不要写大字报，可以写小字报。这些很合自己的胃口，立即通知三省照办。六月初从小道搞了个刘邓的黑八条，全部执行了。接着跟刘邓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队，控制、镇压了革命群众，六月底又接受王任重黑九条，立即发三省执行，抛出了臭名

昭著的《东言》文章，划框框，定调子，压制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文化大革命无限烈火压下去。我是聆听毛主席最高指示的人，本应听毛主席的话，可是相反的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王任重的黑货奉为至宝，这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反动本能的反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彻底地揭开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改造了常委，确定林彪同志为副统帅，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这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没有勇气从刘邓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跳出来。即不肯揭发他们的罪行，也不敢检查交待自己和他们的关系，企图蒙混过关。现在我在这里向同志们交待同刘、邓、贺的关系：我同刘、邓、陶、王任重、大叛徒、大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仅在思想感情上一致，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同邓小平从以下事情上可以看出我已成了邓小平的人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制定二十三条。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了邓小平搞独立王国，我到了邓小平家去安慰他说，多到毛主席那里去请示汇报，多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邓小平十分恶毒的说：中央关系复杂，你不懂。这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但我却站在他那边同情他。一九六六年四月文化大革命快要下达“五·一六”通知时在杭州会议上点了李井泉的名，会议结束后，邓马上要回北京，邓小平找李井泉

未找到，对我说：要我转告李景泉：有错误就检讨，不要慌嘛。又如我同邓小平关系，运动初期，把我女儿在北师大附中找到他家开会，通过我女儿控制师大附中，我知道也没有揭发，也不可能揭发。还经常吹捧刘邓有水平，开短会说短话，干净利落。为他篡夺军权制造舆论。与贺龙的关系，除了经常吹捧他外，在京开会或路过北京必然要去看望他，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杭州会议后，李景泉让我带口信和贺龙说：过去我们对彭真看错了。我转告了贺龙，向他通风报信，成了他们的工具。一九六五年八月份贺龙到沈阳对我讲：国防科研单位和工厂合一，我为了讨好他，表示同意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贺龙关于国防科研和工厂合一，写信给中央说我同意，我同贺龙串通一气，为夺权荣臻同志国防科研大权出一份力量。听说贺龙他老婆一九五七年造谣中伤叶群同志，实际上是针对林副主席，我听了无动与衷，是对林副主席没有感情的表现。陶铸被提升为常务书记以后，我曾经表示支持他，请他放手领导，同他拉拉扯扯，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机关林源等五名同志向中央写信揭发陶铸问题，我为讨好陶铸，说他们是污蔑革命领导干部，给陶铸打电话说：这些事你不要过问，我们书记处处理。认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组织专案组，迫害林源等五名同志，死保陶铸。对林源等五名同志应予平反，立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陶对查封辽报有三点黑指示，我也照办了。王任重利用我女儿到湖北去，死保湖北省委，知道后也没有向女儿追问，也没向组织揭发，包庇王任重的行为。这些罪恶事实，表明我已投靠刘、邓、贺司令部，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了。现在毛主席

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极为关怀的教育下，听他们讲后，经过几晚上考虑思想斗争，使我初步认识到我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立场是资产阶级本能的，使我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不亲，对中央不忠不亲，对中央文革小组不忠不亲，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忠不亲。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能的，对刘、邓、贺又忠又亲，对大叛徒、特务又忠又亲，对他们恨不起来，想到这里，越想越感到痛心，越想越惭愧。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不起东北人民，对不起解放军，对不起沈阳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本来自己从参加革命到现在多少年了，很小就出来了，经过艰苦环境，经过战争，多少转折，可是到了今日胜利后，进城后，思想起到了很大变化，不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不是紧跟毛主席，对刘、邓、贺旧的坏的东西，自己十分感兴趣，学了坏东西，思想接受了，思想起了变化，自己想到这些感到很痛心，自己一想到打多少年仗，应该舒服点享受点，思想坏得很，思想变化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不忠了，对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不忠了。自己心里确实很难过，我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同大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陶、贺、王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从资产阶级司令部里跳出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十一中全会前我是赤膊上阵，打击群众。十一中全会后，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揭阶级斗争盖子，我怕的要死，不敢见群众，我就由一线退到二线，完全依靠马、顾、喻在第一线接待，打击制造反派，尤其是大叛徒马明方经常争着替我出面，经常说你不要出面，我去，不要把你推到第一线。这样做，我很感激马，还暗中给省委出谋划策，打击造反派，保东北局、省市市委，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保自己。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迫于形势，我不仅装出支持造反派的样子，也不可能支持造反派。一月革命以后，和马、顾、喻认为关键时刻到了。不约而同的认为不失支持造反派最后一个时机。支持造反派，夺省、市委的权，到了这个时候，感到用压的办法不行了，用压的办法改为利用的办法，实际上用另一种办法把群众压下去。从黑龙江回来以后，在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未有揭开的情况下，急于搞革命委员会、大联合，当时如果搞成了革命委员会的话，把马、顾、喻都塞进革委会，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当然，这样做，辽沈地区革命群众不会答应这样做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是对的，实现大联合，搞革命大联合，符合大方向，是对的，这是肯定的。革命造反派搞大联合的目的同我和马、顾、喻搞的目的是根本不一样的。自从沈阳军区、沈阳驻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以陈锡联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一方，刘、邓代理人黄火青、马、顾、喻为一方，展开一场阶级大搏斗，我是站在马、顾、喻这一边。马明方从解放军介入地方以后，感到末日来临了，给小将信中写道：“大敌当前，……”，

(下转第3页)

(上接第2页)

骂骂解放军，我看了信，还同马、顾、喻并肩，去年三月份开始流露对军队不满情绪，马、顾、喻也更得意忘形了，把我的错误和他们的罪行完全推给军队。对东工的“三彻底”，以后并传到长春去了，“三彻底”是我定的，我告诉了的。对八一要肃清流毒，是喻屏定的。喻屏说：我说了不算，宋说了也不算。意思是转嫁给军队。当革命小将杀入东北局，揪马明方时，马、顾、喻凶相毕露。要军队出兵镇压，打了好几次电话，遭到军区拒绝。马、顾、喻马上开会，以马为首，策划攻击军队，写了一个电话稿子，传来北京。这是向陈锡联同志下通牒，如果陈锡联同志不表态，就要来北京捕押。我也要军队采取措施，派军队把小将赶出去。同时也支持马、顾、喻到北京。马、顾、喻到北京后，感到沈阳解放军不一样，提的意见都被顶回来了，没指驳了，我也有同感。

于是我和马、顾、喻共同策划了三点意见，迫不及待的提了出来，暴露了我和马、顾、喻的丑恶狰狞的面目了。尽快地抛出三点意见是同解放军最后一次较量，是沈阳地区以陈锡联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马、顾、喻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较量。我完全站在以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起到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三点意见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军民关系，打击了一批干部，也害了一批干部，这个责任应由我来承担。三点意见发出后，辽联并没有立即表态支持，他们为了弄清真相，立即派代表来查问陈锡联同志和中央的态度，特别关心这两点，我没说真话，我欺骗了他们。三点意见是强加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加于中央的，强加于群众的，强加于辽联的，是我坑害了辽联的，我的罪过很重。去年正在北京，向中央汇报时，四·二六江青同志很关怀的对我讲：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让我同陈锡联同志好好商量。回沈后，我没有执行，我没有找陈锡联同志商量。相反却找了马顾喻商量，来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中央让我划清界限，不要同马顾喻搞到一起，要站出来。我还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后来我还是积极推销了三点意见，歪曲中央的指示精神，曾向辽联说：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放手干，造反派要象个造反派的样子！赶快派宣传队下去做工作，发展力量。让他们不要相信解放军，不要怕武斗，可以和解放军唱对台戏。顾喻更是大肆进行活动，丧心病狂地攻击解放军，挑拨军民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沈阳的武斗风，恨子就在我和马顾喻这个地方。

去年五月十四日，我在群众大会上以分析形势的名义，公开压沈阳和辽宁军区，我说：黑龙江形势最好，吉林形势也很好，辽宁也是好的。实际是对沈阳军区不满，在这次会上，我还喊了“向沈阳保皇派蛋蛋宣战”的口号，进一步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以后慢慢发展到揪军内一小撮，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有的解放军牺牲了。想到这里，心里万分难过，深感罪过重大。

去年五月十八日，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当面指出：三点意见是错误的，让我收回，在五月底六月初，我就应该收回，但是因为私心，立场没有转过来，下不了决心，仍同马顾喻商量，不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只相信马顾喻，相信自己。在中央负责同志一再教育下，不得不以个

人名义在七月四日收回，这时我害怕把顾喻甩掉，所以就动员顾喻也能同意收回。三点意见从形式上是收回了，但思想、立场、观点，并没有转变。同时我还对辽联代表说：我交待造反派态度不变，请你们放心。这样就使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损失，我是有罪的。

从以上罪过事实中，可以看出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马明方、顾卓新、喻屏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包庇，穿了连裆裤子。特别是马明方、喻屏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对我出了不少力，所以，我保了他们。我同马明方不仅原则问题是一致的，具体问题也是一致的，去年六月在中央面前，我还包庇马明方，如历史上没有问题，还不够四类，后来知道肯定报低点名批判。对喻屏到今年一月还有来往。对顾卓新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言行直到去年六月才向中央揭发。对马明方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包庇他，在平时工作中也是帮助、支持，相信他，依靠他，早就穿了连裆裤子。

为了死保大叛徒马明方，死保自己，我不惜咒骂了群众，整辽宁、沈阳军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好的，背后搞鬼，耍两面派。我的罪过是自毁伟大长城的。我的秘书一再警告，但是我总听不进去，三点意见是秘书反对的，我听不进去，还有其他的。这些充分暴露了我敌我不分，认敌为友，整沈阳、辽宁军区的恨子在我。这是严重的阶级路线的错误。做为中央局负责人，沈阳军区政委，犯了这样罪过是不可饶恕的，这样好的解放军，正像江青同志讲的，世界上都是没有的。我再次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革命派请罪！向沈阳军区请罪！

总之，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犯的罪过，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大的不忠，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忠。如果自己不痛下决心，改正错误，就没有办法改正，就要变成历史和人民的罪人。

### 第二部份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性的，一贯性的。十七年来，特别是在东北工作期间，是站在刘、邓、贺一边，同他们思想感情有共同点，自然感到合胃口，容易接受，容易执行。

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上，邓提出计划工作要退够，我很赞成，坚决照办。一九六二年，攻击三面红旗，批了非常时期文件，并立即派人到北京来向中央要求多调东西。一九六一年八月对东北局干部回乡访问记处理也是极端错误，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在工业方面，没有贯彻毛主席的鞍钢宪法，搞了个“十二条”，强调物质刺激。还强调先立后破。一九六三年在农林基本建设上提出没有政治性的口号，提出：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肥。还提出老牲口下放卖给社员饲养。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推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我还说，四清总司令是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在海城搞“四清”，提出了搞生产斗争盖子，并印发全区，影响很广。二十三条下达后，我还传播了彭真通县讲话，流毒很广。在金县四清中，发展了地主女儿孙云杰入党，树样板，大吹特捧刘、邓建党路线。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执行刘、邓一套牛鬼蛇神，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到处泛滥，我还很欣赏。一九六五年关于京剧现代戏讲话，违背了

毛主席对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精神。在西南近五年工作中，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我的思想是民主革命思想，所以当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感到仓促，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了。一九五〇年在云南土改中宣传刘少奇保护资本主义，说宣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的反动谬论。五〇年又宣传执行刘少奇的四大自由，五三年对贵州省合作化，强迫命令，出现了问题，把交流当成主流，提出反对强迫命令，影响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一度执行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十七年来，随着地位的变化，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对刘、邓那一套很欣赏，认为进城后，应该舒服一点，把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丢于脑后，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民主。还不向党交心，薪水多了，官做大了，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应该这样子，在生活作风上，向刘、邓、贺看齐，与毛主席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 第三部份

表示自己如何改正错误，表示决心。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立场错误、罪过，我一直坚持刘、邓反动路线，长期不觉悟，迟迟不改正，不认识，最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上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没有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归根结底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毛主席教导：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是世界观改造好不好，是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的问题，使自己头脑中的污泥浊水，是一次大亮相，灵魂深处亮出自己的相。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林副主席的不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不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忠，而是对刘、邓、贺忠，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忠。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思想，对毛主席司令部不信任，不忠。怕群众，压群众，我支持革命群众是假的，保走资派是真的，相信、依靠解放军是假的，整解放军是真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耍两面派，只有老老实实承认事实，才能得到挽救，脱胎换骨，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由于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私字恶性膨胀，把无产阶级思想挤出去了，我说的怕这怕那，就是怕国家改变刘邓和拍，成为镇压群众的走卒。由于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为人处事不讲党的原则，拉拉扯扯，极不正派，成了刘邓贺的工具，钻进刘邓贺司令部去了，长期跳不出来，由于私字作怪，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出了点力觉得了不起。以“老革命”自居，骄傲，固步自封，脱离群众，靠吃“老本”过日子。我只是民主革命中作了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半点老本可吃了。靠吃老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会经常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违背了毛主席教导就是思想僵化，意志衰退的表现。总之，要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斗资产阶级思想，狠斗头脑中的私字，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和贺陶王的影响，和他们彻底决裂，划清界限，转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在大破大立的斗争中改变自己立场，在头脑中大立毛主席的最高权威，毛主席革命路线最高权威，大立无产阶级司令部最高权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一点，用一点，改一点，过好社会主义关，以保持自己的革命纯洁。深感罪孽深重，衷心感谢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首长挽救我，给我改过机会，在最后关头！

(下接第4页)









# 毛远新同志在八三一赴京代表团

## 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间：四月二十日下午（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我说两句，今天都是八三一的同志，来了这么多人，我不明白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至于内部有分歧、有争论，我完全相信八三一的同志会自己解决的，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经过一年多斗争考验的造反派战士，会自己解决的。中间有些插话，我认为提出来是必要的，这几个问题对八三一派很重要，希望认真考虑。这次交换意见说批评也可以，指出来好，如果我不提，中央首长接见也会提的。希望你们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有些话不一定对。辽宁革委会一拖再拖，现在又受些干扰，当然，干扰是来自各方面的，来自八三一的也有，希望八三一不要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希望代表团抓紧时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仍安排五一前解决，还有十天时间，看你们的了。中央首长很着急，为什么大是大非问题清楚了，还搞不出来，有人认为军区问题还未解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中央68（14）号文件已经说明了，军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当然是否改正的完全彻底，还要有个过程，这丝毫不影响建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拖延成立革委会，这是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这一点我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军区检查后，军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八三一的同志给军区提了意见，写了信，相信军区会改正错误的，你们提的“六条”（指辽大八三一“六大罪状”）人家下午就发表声明收回嘛，所以总的趋势是向前走的，军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正进一步解决，想在军区问题上大作文章，以此拖延成立革委会，就是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对辽宁广大人民群众是犯罪行为，我这么讲不是说军区有问题不在提了，还是要帮助军区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但要正面的同志式的交换意见，你们给军区写了信，像刘文刚、董文成给军区写了信，提了意见这种作法很好，当然内容不一定完全对，成立革委会后也需要，坚决反对其它形式，如刚才画的图，军区怎么成了一支王八爪子呢？还有的大字报讽刺挖苦，什么将军长将军短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法，这是第一个问题。辽宁成立革委会，条件已成熟了，中央就等名单了，希望大家考虑。第二，谁进革委会，换代表你们自己的事情，可以商量。据说代表团修了，右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毛主席身边，军委派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有辽宁组的同志，这么多人帮助怎么能说修了、右了呢！我看代表是克服派性，往前走了。在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比家里的同志高了，我和群众组织叨咕，有话直来直去好，说错了可以炮



五月四日) 八三一总司全委址  
地点, 西苑旅社10号楼会议室  
会议内容, 揭发批判张群久  
参加人员

成、刘文刚写两封信, 我不说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 但这个做法是对的。用其它东西干, 是错误的。八三一帮助军区克服支派不支左的错误, (张德印: 对我们代表团提的意见, 我们接受批评, 我们表示欢迎) 我认为家里来的同志谈革命委员会是好的, 但是到这儿以后研究分三个组织贴大字报造声势, 认为革命委员会条件不成熟, 这是错误的, 不能代表八三一, 不是根本问题, 请雷云江同志向中央讲一讲, (这时雷站起来介绍一下: 昨天早晨在人民大学开会内容。毛远新同志讲: 我看一个通知, 什么为八三一烈士募捐, 这是以什么名义搞的? 是不是八三一总司? (答: 是辽大八三一给李兵烈士募捐) 象这样的东西没有必要。

四月二十二日 九时十分毛远新同志接见  
八三一代表时重申

## 周总理的三点指示

总理让我重申那天的讲话, 我那天(二十日)的讲话是总理让我讲的, 不是我个人的发明, 我那天的讲话, 主要说明以下三点, 总理让我再重申一下。

一、代表团在中央首长身边, 学习中央很多文件, 中央首长指示、中央首长讲话, 他们认识水平有很大提高, 谁说代表团修了、右了是错误的, 甚至是反动的, 如果有人要撤换以贺铁民为首的代表团, ①拿出真凭实据, ②经中央、中央文革正式批准。

二、关于形势问题, 成立革委会条件成熟不成熟? 成熟了, 大是大非问题解决了, 如果有人借口这样那样的问题, 拖延革委会的建立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三、八三一不要干涉外市县的事情, 包括你们不要再派人到外市县去, 也不要外市县到你们那里, 同时, 特别提出, 不要再跟北京挂钩, 我劝你们, 将来你们会明白的。

我觉得总理让我重申, 这就是对八三一的爱护, 我再重申一下, 是总理让我重申的。

《傳消息战斗組》 翻印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 毛远新同志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 八月十四日的讲话

刚才陈司令员把我们开会的目的讲了。前段时间我们抓了落实政策, 克服派性, 增强团结的工作, 总的来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从全省各地来看, 落实政策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落实群众组织政策问题。由于这个政策落实不好, 其它都受到影响, 斗、批、改进度受到影响, 生产也受到影响。有些地方转入整党了, 发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不得不停下来, 重新解决这个问题, 搞好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原来在抚顺是比较突出的。去年八月二十八日抚顺市革委会成立以后, 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抓好。在“九大”精神的鼓舞下, 从省革委会第一次全委会以后, 抚顺市革委会又狠抓了落实群众组织政策的工作,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成效比较大, 效果比较好, 有很大的进展, 不仅从组织上解决, 而且从思想上解决了, 广大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抚顺落后于其它市、专, 现在看可能超过某些市、专了。一会儿我们请武峰光同志和抚顺市的其他同志给大家介绍, 然后, 我们再到一些单位去看一看。这次会议各市、专同志都来了, 大部分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 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他们这样做对不对, 你们那里还有什么问题, 怎样解决。

第二、落实群众组织政策关键在革委会领导, 特别是军队同